|  |  |  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 | 沉静，因为有更深的埋藏——作家莫言印象 |  |
|  | 吴 芸http://hispaper.fjrb.net:83/images/pic_border_08_left.gif | http://hispaper.fjrb.net:83/images/pic_border_right.gif |

　　想象中的莫言，应该是比农村人“雅气”些，比城里人“土气”些的。　　在机场第一眼见到他，果然就是这个样子：圆脸、宽肩、眯缝眼、大脑袋、头发稀疏、身板壮实，只是比我预想的更斯文含蓄。耳顺之年的他时常表情严肃，但笑起来却很有喜感，凸起的额头上几条皱纹横陈叠加。　　这是莫言第一次来泉州。自从三年前“诺奖加身”后，他出席一切活动的意义，无不超越活动本身。作为第14届亚洲艺术节暨第三届亚洲文化论坛特邀嘉宾，他的到来，为喜迎盛会的“文都”泉州带来一份莫大的惊喜，他于此的一举一动，无不牵动媒体人的神经。　　让我们犯难的是，与小说中天马行空、动辄洋洋洒洒数页的精彩铺陈叙述相比，言谈中的莫言却惜字如金，此莫言与彼莫言简直判若两人。对我们提出的大部分问题，他往往话很少，几乎展现不出一位作家的率真和热烈，有时甚至让人感觉拙讷。我们必须从他的片言只语中，寻找与泉州的关联、契合，借以找到写稿的线索。　　在莫言来泉州的消息发布后，泉州市民争相购买他的作品，谈论他的获奖与生平。泉州市区各书店里，他的书由常销书瞬间变为热销书几近售罄。不少单位、企业更是积极联系，邀请莫言到他们那里走一走。莫言的文学价值被广泛认同，他使得相对落寞的传统文学重新吸引广大“观众”，他在其中的符号意义，让人不禁思忖：如果每位优秀的作家都享受这样的追捧，文学将会怎样？　　三天行程，莫言寻古迹文物、访古寺名山。所到之处，都有导览寸步不离陪同、津津乐道解说，多数时候他安静地听，不时问个问题，时间久了，我发觉他提问题更多的意味，是对解说者的响应、关照；每到一个地方，无不被围观，被要求签名、合照，他均微笑配合；游览时突降暴雨，他自然地为身边围观的书迷撑起了伞；吃饭的时候，他一边与招待者寒暄，一边不时招呼同桌的我们……他的随和友善在一举一动间那么具体可感，以至于我不时恍惚：这就是盛名之下的诺奖作家吗？　　热闹背后，莫言也有寂然凝思、悄然动容的时候。在李贽故居，他闭目轻吟墙上悬挂的“语录”，许是作着思接千载的对话；在开元寺弘一法师纪念馆，他于大师塑像前深深鞠躬；在泉州海交馆，他用手机仔细拍摄记录下先知名言“求知去吧，哪怕远在中国”；观看大型舞剧《丝海梦寻》，他的眼中竟噙满感动的泪……这样的时刻，他必从凝神思考中定格了吉光片羽。他在自己瑰丽的想象中行走，只有此时的他是沉静的，不受打扰的。　　莫言坦言此番行前特意做了“功课”，泉州寺庙、海丝文化古迹特别吸引他。在这里，他开启了三天的文化之旅、心灵之旅，他也因此成了泉州千年不衰的海丝文化传奇的又一位体验者——同城文武庙，隔街不同寺，繁盛的多元宗教文化悄然撩动他“三教九流，荟萃泉州；文化古城，万古千秋”之叹；刚落成的现代亚艺公园与古老西街环湾相望，古今辉映，他盛赞“丝绸海路，百艺花园”；泉州海交馆里丰富陈列的各国碑刻、雕塑，让他在深受冰冷文物感染后，触动“思绪万万千”的感叹；领略清源山“随喜和蔼”的老君塑像，欣然落墨“惊喜”；观赏品种丰富的泉州传统戏曲表演，生发他“观文化遗产，发思古幽情”的赞誉；翻阅《闽南》杂志后，他寄语“立如东西塔，卧似洛阳桥”；看晋江五店市“风雅颂”书店里人头攒动，他称赞“文佛显彰，名贤读书”，那是他摘自刚刚游览过的草庵寺里弘一大师的联语……　　情感所依是原乡，我们无从知道在这个与他“高粱遍野，黑色的土地承载万物”的山东高密老家大相径庭的地方，他是否听到了心灵原乡的呼唤。我们仅仅一路伴随他走过。　　随行采访，每每我们发问过后，他最经常的回应是“我好好考虑考虑”。之后重复再问，有时还是那句“我再好好考虑考虑”；有时他会给出一个回复，但这个回复必是简练严谨的。几天下来，他的助理告诉我们，莫言最不愿做套话的叠加，个中委婉，是因为他把艺术真实看得高于一切。我们能感觉他说出的每一句话、题写的每一个字，都是节制的、严肃的。但每个字句，都在千年古城泉州留下诗意的印痕，值得我们长久回味。　　因此，总有那么多片刻，让我认准了，他就是作家莫言。　　对一个地方的留念，往往人离去之后才产生。临行前，莫言说：“以后要到像你们泉州这样的地方参加活动，应该提前两天来，先看后说。我在网上搜罗一星半点的知识，然后信口开河，实际上不够准确，也不够深入。泉州是一个应该细细品味的地方，一个值得再来的地方……”这样一位万众瞩目的长辈，却如此朴实谦和，让我们回归真实的生活。　　若非采访任务在身，很多时候我更想静静地在一旁，默默地关注着他，就好。　　想起莫言在小说《四十一炮》后记中的这么一句话:“用叙述的华美和丰盛，来弥补生活的苍白和性格的缺陷，这是一个恒久的创作现象。”　　尽管保持一贯“默言”的低调作风，但言必有中，但言有尽而笔下意无穷。这就是作家莫言。 |